邮箱:btrb@163.com
2026年10月13日 星期二 色达日报

万水千山只等闲之翻越夹金山

——长征中的军事地理解读之七

谈及二万五千里长征,“爬雪山、过草地”是大众认知中最具标志性的艰苦征程。这段高寒绝境行军,长久以来多被聚焦于精神叙事,用以诠释红军坚韧不屈的革命意志。而从军事地理视角来看,夹金山作为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,是红军进军川西北、开启雪山行军的起点,其背后蕴藏精密的战略博弈逻辑。彼时,夹金山横亘四川省宝兴县、懋功县交界地带,是连通川西平原与川西北高原的关键战略隘口。1935年,国民党军依托雪山高海拔、终年积雪、气候变幻无常的天然地理屏障布防,企图以山地绝境迟滞红军北上战略。红军则精准研判山川地利,以极端行军撕开会师通道,更一举扭转了整个川西北的战局天平。



位于川康边界的夹金山,山顶终年积雪。(资料照片)



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达维镇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地(2026年8月28日摄)。
新华社发(兰红光 摄)

东进的地缘困境与北上的战略抉择

1935年5月底,红军飞夺泸定桥,向东渡过了天险大渡河。从地图上可见,从泸定向东不足100千米就是川西重镇雅安。此地扼守川藏交通的咽喉,同各方往来联系都很便捷,从此可进入四川盆地腹地,乘汽车到成都只要三四个小时。这似乎是一条理想的行军路线。然而,考虑到当时的军事地理形势,这条路线红军根本不可能选择。

原因很简单,国民党各路重兵正分路向雅安汇集。其时,蒋介石急令自江西一路尾追红军的薛岳部,以第1、第2纵队一部在西昌、泸沽沿线筑碉守备,稳固后方补给线,主力全速向汉源推进,第5纵队开赴泸定、康定一线实施合围,同时电令各路川军协同堵截红军。早在红军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,国民党当局已调杨森部主力进驻荥经、天全、芦山(三地今均属雅安市)布防。杨森是老牌川军军阀,其第20军额定编制约2.4万人,虽经连续作战分防损耗,前线机动兵力锐减,但依旧能够对红军形成牵制。此外,川军刘文辉第24军军部、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均设于雅安,为保全自身核心防区,刘文辉所部虽整体实力有限,仍必将拼死阻击。

这种情况下,红军东向雅安,不啻以硬碰硬,若是与川军两败俱伤,尾随而至的国民党中央军便可坐收渔翁之利——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,薛岳所部即尾随其后,陆续渡江,其先头与红军后卫之间,不过相距二三日行程。

中央红军既然向东不可行,那么向西呢?其时,泸定桥仍在我控制之下,中央红军可以经此再次渡过大渡河向西进入西康。但这条路的尽头,是地理与后勤的双重绝境:西康区域以高寒游牧山地为主,河谷狭窄,耕地稀少,粮食、宿营条件完全无法支撑数万红军长期行军;反观国民党军以雅安为后方基地,追剿部队虽山路难行,但物资补给持续通畅。红军无后方、无群众基础、无粮食储备,深入西康深山等于自入绝地,在物资匮乏和高原山地双重压力下极易溃散,彻底丧失战略机动空间,所谓“西康则系游牧区域,粮食宿营,两感困难。而国民党军进剿则以雅安为后方,追剿部队虽感困难,但有后路接济;红军则极难克服困难也”(编注:陈云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)。

东西两路皆不通,可行的方向,只有向北。除避实就虚的战略考量外,向北还有一层更紧迫的意义:红四方面军彼时正日夜兼程向西挺进。1935年4月下旬,红四方面军控制涪江上游,计划向岷江流域进军。由北川西出,沿土门河翻越土地岭可达茂县,是涪江、岷江上游之间的核心隘道。川军第28军军长邓锡侯依托此地构筑土门封锁线,企图阻滞红军西进。5月12日至16日,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发起土门隘口总攻,击溃守敌,一举突破封锁线,挺进岷江上游河谷。整场持续月余的土门战役,累计歼敌1万余人。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,5月22日,红9军一部西渡岷江向西疾进,6月3日攻克理番(今理县),6月8日攻占懋功(今小金县),并控制懋功东侧重镇达维。

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进军,在军事地理上意味着什么呢?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流域之初,茂县和泸定的直线距离还有大约250千米(相当于北京到石家庄的距离)。两支红军部队仍被国民党军远远隔开。但是,到了1935年6月上旬,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陆续进抵理番、懋功,并肃清当地的国民党守军之后,其与中央红军的距离已称得上可望而可即——尤其是懋功,“南至天全约三百里,东至灌县六百五十里,东北至理番五百五十里,西北到崇化、绥靖约三百里”,其与泸定的直线距离不过120千米。自长征开始以来,两支主力红军还从来没有这样接近。

至此,结论已十分清楚:中央红军从泸定向北,与红四方面军会师,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进军路线。5月31日,泸定县城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。据陈云回忆,这次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。其一,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。就是那次会议后,他离开长征队伍,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护送下,经成都、重庆前往上海。其二,中央红军避实就虚,避开人口稠密、敌人防守严密的地区,向北翻越雪山去会合红四方面军。因此,原本准备以红1军团南下汉源阻敌的计划随即改变,红1军团奉命继续北进。

雪山的地缘天险与会师的唯一通道

1935年6月2日,中革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,作出兵分三路迅速夺取天全、芦山,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部署。这两个地方都在泸定的东北方向。川军杨森部虽然在此驻防,却刻意保存实力,作战消极。红军顺势突破敌军防线,于6月上旬到达夹金山南麓的硗碛地区(今宝兴县硗碛藏族乡)。

这时的战场态势是,“现敌杨森取守势,薛岳、邓锡侯到达需时”,军委据此明确红军核心任务,是“以主力乘虚迅取懋功、理番,以支队掠邛崃山脉以东,迷惑敌人,然后归入主力,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,开展新局面之目的”。

为了“夺取懋功,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,以为前进之枢纽”,红军需要继续向北前进,而这时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最大阻碍已经不是国民党军队,而是一道天险——夹金山。

夹金山在藏语里称作“甲几”,意为“很高很陡”,“夹金”是音译,故又写作“甲金山”。从地理位置看,它属于广义的邛崃山脉的一部分,正处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边缘地带。在不到100千米的水平距离上,海拔从成都平原的不足500米陡然抬升至4000米以上,构成了落差巨大的山地地貌。整片区域山势陡险,山岭连绵,重峦叠嶂,危岩耸突,峭壁如削。夹金山主脉长140多千米。北段走向近于东西,是宝兴县与小金县的界岭,东端与邛崃山脉的巴郎山相接。中段和南段走向近于南北,是宝兴、天全县与康定、泸定县的界山,南端在泸定县东面与二郎山相接。夹金山区域最高峰为石喇嘛山,海拔5380米。红军翻越的王母寨通行垭口,海拔4114米,山顶终年积雪,是名副其实的“大雪山”。这里没有道路,空气稀薄,气候变幻无常,时阴时晴,时雨时雪,忽而冰雹骤降,忽而狂风大作,有“神山”之称。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,要翻越这人迹罕至、禽兽无踪的大雪山,困难可想而知。萧锋在日记中感慨:“看着眼前高高的雪山,想到六月间还有那么多雪,这在我们江西简直是笑话。”

高海拔带来的首先是令人为之却步的“高原反应”。伍云甫在日记中记述,“夹金山地势很高……空气稀薄,行进时呼吸迫促……很多人头痛身体不适”。在极端情况下,人一旦坐下,就可能永远留在山上。除此之外,高原山地气候也是一个巨大的行军阻碍。山下的宝兴一带为亚热带湿润气候,森林茂密,年降水量丰沛,至今仍是大熊猫栖息地的核心区。可一旦海拔上升至3000米以上,气温便陡然下降。即便是农历五月的盛夏,也会迎来漫天大雪。邓发在《雪山草地行军记》中记述,“夹金山上每天下午则大雪纷飞,冷气遮蔽着整个天空。所谓‘乌烟瘴气’的俗语,对于夹金山上是最适当的形容词”。再加上夹金山地处季风山地的迎风坡,水汽充沛,气流抬升后极易形成强烈的对流天气,气候变幻无常。冰雹大者“如鸡蛋大小”“如核桃大小”,砸下来非死即伤。山顶积雪也会在阳光照射下发出强反射光,照得人眼又花又痛。

如此严酷的地理条件,就造就了一座令人闻之色变的大山。当地民谣唱道:“夹金山,夹金山,鸟儿飞不过,凡人不可攀。要想越过夹金山,除非神仙到人间!”这话看似夸张,其实是当地百姓以血泪总结出来的经验。山上“一无人烟,二无道路”,只有靠熟悉路况的向导领着,沿着用石头垒起来的“望杆”行进,才能避免踏进雪塘、陷到雪窝子里。

从地理上看,当时从雅安区域北向进入川西北虽尚有其他山间小径,但东线敌军重兵设防,西线绕行路途遥远、补给无着,翻越夹金山是唯一能够快速避敌、会师红四方面军的可行进军通道。实事求是地说,长期转战于南方的中央红军,长途行军体力损耗巨大,物资与营养补给匮乏,全军衣着单薄、给养短缺,要翻越这样一座高寒雪山,面临的考验是难以想象的。

会师的地缘转折与四面的封锁危局

夹金山是分隔宝兴河谷、小金川流域的唯一战略隘口,中央红军欲与红四方面军会师,唯有翻越此处高寒山地。面对海拔4000余米、气候无常、无路可循的山地绝境,红军全体指战员凭借坚定革命信念,依靠官兵互助、阶级友爱,征服了这一“鸟儿飞不过,凡人不可攀”的天然屏障。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翻越雪山的精神动力:“就整个来说,我们全靠万众一心,群策群力,互相帮助,发扬了阶级友爱,胜利地越过了夹金山。我也和大家一起,因为想到我们盼望已久的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下,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是哪里来的那一股体力,硬坚持着越过了雪山。”翻越过程中,红军先头部队冒着随时有滑下雪崖、葬身雪窟的危险为大部队开道。广大指战员严格遵循高原行军经验,全程不敢驻足休息,饿了啃干粮,渴了饮雪水,一步一喘,艰难地向前迈进。为了不使战友掉队,指战员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,相互搀扶,以集体力量对冲雪山带来的高寒缺氧、暴雪冰雹等多重威胁。1935年6月12日至18日,中央红军分梯队完成夹金山翻越。

川西北岷山、邛崃山连片高寒山地间尚有梦笔山、亚克夏山、达古山等十余座4000米以上雪山,共同构成川西北天然高寒防御屏障。夹金山作为中央红军长征中翻越的首座大型分水岭,连通了两大红军控制区域,具备独一无二的战略象征意义。6月12日,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4团抵达懋功(小金)县城东南达维镇木城沟,与先期驻守接应的红9军25师74团实现两大红军先头部队会师。6月15日,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《红星》第21期刊发社论《伟大的会合》,明确指出,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合“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,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”。

从军事地理视角研判,红一、红四方面军会师,直接击碎蒋介石分区隔离、各个围歼两大红军主力的地理布局:其原计划依托岷江干流、邛崃山–大相岭山系天然分割屏障,南线以雅安、汉源、泸定隘口封锁中央红军北上川西、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通道,北线依托北川、土门、茂县河谷隘口隔断红四方面军向南机动策应,借地理隔离实现对两支红军主力的“逐个剿灭”。早在两军会师前一月,国民党方面研判川西军情并留存原始密电记录:“朱毛溃奔川南,徐匪倾巢西窜,察其企图,实欲会股川西,另创苏区。”然而,国民党军优势兵力、夹金山高寒山地双重阻碍,终究未能阻断红军北上会师的既定战略。

两大主力会师彻底扭转川西北敌我兵力与地缘对比格局。其时,中央红军尚存2万余人,红四方面军主力共计8万余人。红军主力集中控制松潘镇江关以南、北川以西、夹金山以北、大金川以东大片山岳区域,依托岷江、大小金川河谷与多层雪山形成环形山地缓冲带,长征以来长期无稳固后方、分兵单线长途转战的极端被动态势得以缓解,全军士气大幅提振。同一座夹金山,地缘价值因双方组织、后勤体系差异呈现完全相反效果:红军依托互助组织、精简行军保障翻越雪山,险峻山地转化为天然防御屏障;川军杨森抽调3个混成旅分三路沿宝兴–硗碛一线向北追击,却受制于缺乏高原行军预案、无御寒物资、后方补给脱节,雪山成为消耗自身战力的地理陷阱。川军内部流传行军诫令“上山缓行,过山不息”。据相关部门整理的第20军战后存档记录,此次追击无大规模正面交战,战场战斗伤亡有限,但高原行军冻饿、高原病减员总计千人以上,绝大多数殒命于夹金山王母寨高海拔垭口。翻越雪山后的川军追击部队战力完全耗散,士兵厌战、逃亡乃至弃粮溃散现象频发,丧失主动追击能力。

红军总政治部于6月13日向各军团发布《总政治部关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》,提前预判部队易产生松懈心态,指令原文明确表示,两大主力的会合,是为着以更大的战斗胜利消灭敌人,赤化川西北以至全四川,克服以为会合后可以放下枪担、安心休息的情绪。该指令基于会师后川西北山地广阔、兵力分散的客观地缘现实,对全军开展政治动员。会师并未让红军脱离险境,蒋介石虽未能实现分区围歼,却精准研判红军面临多重地缘短板:“红军分据千里山岳‘番’(藏)民地区,东扼岷江,西迄大小金川至通河(即大渡河上游)边,北至松潘附近之叠溪,南至懋功,处处设防,几万红军兵力不够分配,且川康边陲民众游牧为主,宗教迷信浓厚,粮食只有青稞玉米等杂粮,加以天气奇寒,夹金山以北有终年不化之雪山,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地障,飞渡不易,因此北堵南追,集中主力封锁,红军插翅难逃。”据此,蒋介石构建四面闭环封锁地缘战略:东线以岷江河谷部署川军扼守,阻断红军东出四川盆地;南线杨森部沿夹金山南麓筑垒向北推进,薛岳中央军主力于雅安后方机动策应、协同压制;北线胡宗南重兵固守松潘,锁死北出甘南通道;西线以刘文辉、李抱冰所部扼守康定、丹巴、大渡河沿线隘口,正面阻截红军向西康腹地推进;另电令青海马步芳在甘青边境布设外围警戒防线,防范红军深入青海山地通道。敌人调集200余团兵力从四方压迫红军于岷江以西。川西北根据地存在地广人稀、粮草匮乏的先天地缘,突破国民党多层山地封锁的战略路线亟待统一,下一步向何处突围发展,成为全军必须尽快明确的核心抉择。这一地缘困局,直接推动中共中央依托川西北山地格局,召开两河口会议,谋划向地理条件更优的川陕甘地区进军的长远战略。

郭晔旻 马瑛
(据新华社电)